

我该是草原的孩子

□木汀

我不是草原的孩子
我是草原的游子

我不是草原的记忆
我的记忆中是接二连三的草原

只有草原
才能接受太阳的热辣
只有草原
才能使牛羊的唇贴近大地的脉动
也只有草原
能让风照见自己的根

在草原上
我不再想我的过去现在将来的疼痛
我不再想我的过去现在将来的懦弱和恐惧
我不再想我的过去现在将来的思念
不再想我曾经有过正在发生无限期待着的欢喜
不再想我曾经有过正在发生无限期待着的

野心和美梦
我只想已变成草原色的眼睛
跟草原一样
有望无垠的视线
我只想已被草原染绿的胸膛
跟草原一样开阔

我是草原的游子
但今天起
我是在草原涅槃的孩子
该是草原永远的孩子

爱与痛的迁徙

□李柯禹

阳光被放逐了
温暖被禁锢了
寒风肆意地劫掠着
有光
但并不温暖
路灯冰冷地照亮着路
在自然面前
人类何等渺小

谁不曾怀念那满野春樱
谁不曾沉思那雾风暖至
多少个黎明
无数次黄昏
浓妆掩饰下丑陋的素颜
用绿叶把花朵垒砌
掀起一堆
烈火般激愤的悲情
为警醒这苍穹下荒漠间的苍生
大自然流下了
悲悯的眼泪

饱含悲悯的泪水
化作倾盆之雨
汇聚成千迴百转的小溪
纳入滔天的洪流
洗濯着无知的俗世
送走悲伤
化作一份希冀
眼中光影缠绵
是那天使争光逆行
身披白衣鏖战
是那春来樱语颂歌
更有南山，侠之大者
耄耋之年，为国请缨
身负重囊，剑指远方
悲歌曲从天路来
壮士不再歌易水
晓见红山有炊烟
青丝根根斩下
含泪无言流芳
白衣化羽
天地静默
赦赎众生！

此刻
天空点点星火
犹如地上无数炎黄子孙
汇聚成璀璨星河
烟——

烟消云散，灯火通明
韶光欢颜，薪火不灭
尘世喧嚣，终究云开月明！
莫言
泪前雨后
推开了日子透明的窗棂
擦去昨天的泪痕
擦拭的
再次感悟自然之相
重辨其深远的力量与无情的残忍
愿——
以草木之心，常怀悲悯
以山水之心，风霜难摧
以星辰之心，群聚闪耀
愿——
引以为戒，山河重光
中华无恙，神州安详

诗塞
境外

□九歌

“绣荷花儿，水皮儿漂亮，绣雀鸟儿，落树儿梢儿，嗯啊唉嗨哟，嗯啊唉嗨哟……”，搬进瓦房那天，母亲拄着拐棍儿，面露喜色，半说半唱。我猜想，母亲大概是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候搬进新屋，那个新屋，或许只是老房子，其新，也只不过是母亲能够单独做主过自己想要的日子。

住进新屋的农民各有各的高兴，水泥路修到家门口，抬腿就走，自来水安到了锅台后，张口就有，卫视转播几十套，想看哪个看哪个。踩一脚泥没了，便不怕下雨。没水的担心没了，锅可以敞劲儿地刷。

二哥去年盖的新房子。红墙贴花砖，松木钉蓝瓦，墙脸粘俩大福字，福字旁边埋两个铁钩子，给过年挂灯笼预备。三十晚上点电灯笼，半趟街红彤彤。搭的是花洞炕，安的是炕锅炉，烧的是地暖，装的是吊灯，铺的是瓷砖，上的是塑窗，关的是防盗门，家用电器不缺，洗澡间安上了太阳能，新技术到了农民手里，给农民真真撞开了一个洞天。

小时候怕冻脑袋，戴棉帽子睡觉，起夜打寒噤，上下牙咿咿管不住地磕。所以半大孩子尿炕也属正常。外屋柴火棍子绊脚，老鼠起堆老蟑成群。板子门吡当几年就散架，格子窗糊的窗户纸，母亲嘴含豆油往上喷，手拿麻皮儿往上粘，图个结实，耐些时日。小时淘，手指头捅，如同子弹穿过去，窗纸朝外炸着，风从窟窿眼儿刮过，吹得窟窿嘶嘶啦啦地唱，兜一圈，找不到门路，往屋里钻，扎脸凉。供销社上班的二表哥，从旗里捎回半箱玻璃条，父亲拼到窗户上。缝子透风，母亲领着我们粘布条。布条一冷一热往不掉，冷风还从缝子里钻。一幅幅大小不一长短不齐的窗花，向趴在窗台上的我们讲述冬夜里的故事。

前年三十三，从省城来的旺旺开车送我回乡下。
车沿111国道至马家窝棚拐上乡村水泥路，过俩屯子，停到了二哥家门口。二哥二嫂把我们迎进屋。母亲穿着红毛衣坐在炕上，紧着让旺旺两口儿脱鞋上炕。茶水沏上，果盘摆上，一屋人围着坐。大哥拿出笔墨摆八仙桌上，将齐大红纸拿来写对子。我把带来的福字和年画拿出来贴墙上，女儿和侄子里屋外屋跑着贴春联。四白落地的砖瓦房里有丁年的喜庆。

旺旺夫妻俩不常来农村，登四处走走。我们开车去了东山，上山山顶，俯视山下地里一排排灰墙红瓦的井房子，白雪衬着，齐整顺眼。
我和妻子串新门是赶马车去的。初六早上，我在外面套好马，回屋把礼物一样一样抱上车。妻子坐车筐箩里，眼睛紧盯着车后面溜光的大道，怕东西颠下去。
马车上岗慢下来。我坐车耳板上和妻子说笑，还不时放嗓子吼几声，“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背了个胖娃娃……”“刚结婚，上哪儿

□风凝

夏雨

夏天的雨，生性秉直。
它永远也学不会拐弯抹角、遮遮掩掩。它带给你的，是充盈，是酣畅，是洗尽铅华，是不折不扣的痛快。这与生俱来的脾性，北方人最懂。

它的出场，也总是惊天动地：黑云压城、狂风大作，一道闪电划破苍穹，一声雷鸣震彻天宇，顷刻之间，大雨滂沱。巨大的雨点儿，砸在玻璃窗上，窗子哗啪作响，那是铿锵的交响；打在窗外的梧桐树上，叶子左摇右晃，那是凌乱的舞步。瓦上，腾起蒙蒙的水雾；檐下，聚成蜿蜒的溪流。天地间，混沌一片。我喜欢这来势汹汹、摧枯拉朽的声势。这样的雨，会让人的每一个细胞都活跃起来，每一个神经末梢都兴奋起来。
这样的日子，还会让人忆起许多温情的往事。

儿时每逢下雨，家中便常常是锅碗瓢盆齐上阵。老屋太老，各个角落摆上各种器具用来接漏下来的雨水。听着滴滴答答的声音，我还觉得很有趣，竟一点也不担心榆木椽子、松木椽子托起的泥草屋顶会塌下来。

榻下小便喜欢下雨，尤其是下大雨。因为雨下大了，爷爷、奶奶就可以不去田地干活儿了。我们窝在矮小的老屋里，总会有很多事可做：奶奶在炕头儿飞针走线，缝缝补补；爷爷在一旁“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吐着缥缈的烟圈；我则会搬来用芭米皮编成的蒲团在屋地上滚着玩儿，从里屋滚到外屋，再从外屋滚到里屋，反反复复，乐此不疲。

虚掩的木门“吱吱，呀呀”，坠雨的屋檐“滴滴，答答”，配上老式收音机里传出的单田芳的《隋唐演义》，简直妙不可言。

日子

立春刚过，天渐转暖，积雪正一点一点地融化。荒冷还是那般荒冷，乡野自有的。荒冷从人身上褪了去。无论擦身而过的，还是远远儿望见的人，都自带一股暖气。暖气也是人该自有的。

回到二哥家，四六八碟已摆上桌。煎面肠滋滋啦啦往外冒油，片肘子五花三层，土鸡扣蘑油黄泛亮，香气扑鼻，浓油赤酱，明亮亮爨。旺旺拿出手机拍几张发到朋友圈。之后挨个尝挨个夸，一杯一杯热酒下肚，起身给母亲敬酒，有些飘，一个趔趄一个趔趄站不稳。我说：“妈，您看俺俩没喝多吧，脸都没红。”母亲笑了：“少喝啊，粮食酒冲，没上头，上脚也不中”。

去年元旦过后，我给旺旺发了个微信：“大哥，今年回来不，二哥家的血肠杀猪菜可给你留着呢。”并传达了母亲的邀请“她老人家前些日子还问我，去年来那人儿还来不，那个小伙子可挺好啊！”

“轿车轿车，坐上是轿，开着是车。”三姐夫愿意这样说。

正月初二，三姐夫开车来接我们。“辛苦辛苦”。“辛苦啥，一脚油门儿的事”，一脸的得意。
三姐夫一开边一开边讲，这几年屯里人住上了瓦房，比着赶着把轿车接回家，过去走亲戚一色步子量，现在坐小车咋还嫌慢呢？说话间，把喇叭揠得滴滴响。

过去土道偏险子，坐冬雪一下，一呲一滑，不小心摔跟头，夏天连雨，泥泥水水，有轿车怕是也得推着走。

那一年我和二哥去东屯老姨家拜年。数九隆冬，地冻裂口子，脚上穿的家做棉鞋，没走几步，鞋底踩个雪疙瘩，擗了个大个子。到老姨家早累得搬不动腿。老姨给我脱鞋搬到炕里，一个劲儿问冷不冷。大棉袄湿透了，呼哧呼哧喘，脸憋通红，看着满桌菜吃不下。吃过饭没等歇过来，二哥就紧催走。老姨眼巴巴地望着我，快出大门街了，把我叫回去，用麻绳拴住一条半大黄狗牵过来，把绳头塞我手里，“牵去吧，留着看家望个门啥的，过两年大大，想老姨领小狗来吧”。老姨疼我，知道我心思。乐颠颠牵着往家跑，风快。狗帮我扛了那一段难路的伙头。

我和妻子串新门是赶马车去的。初六早上，我在外面套好马，回屋把礼物一样一样抱上车。妻子坐车筐箩里，眼睛紧盯着车后面溜光的大道，怕东西颠下去。

马车上岗慢下来。我坐车耳板上和妻子说笑，还不时放嗓子吼几声，“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背了个胖娃娃……”“刚结婚，上哪儿

夏日断章

夏雨说来就来，说走便走。它永远都是那么干脆、利落，却回味无穷。

夏花

莲，是夏日最清丽的花朵。
许是与它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渊源吧，多年来，常与挚友相邀共赏。这莲，离我们这么近，凉水河湿地、凌河第一湾、甚至就在人民公园，触手可及；却又是那么远，那袅娜的风姿仿佛从诗词的平凡句款款而来，也终将翩然而去。

一株白莲，凭水临风、飘逸悠然，惊艳了一池波光。它顶着晨露，在绿叶间亭亭玉立。只是不知那点点的晶莹，是谁遗下的泪水，又或是谁种下的相思。蝉不懂懂的心事，自顾自在哪里歌唱；蜻蜓最是劳碌，短暂的停留便飞得无影无踪；只有鱼儿，最擅倾听，也最懂陪伴。

在它身旁，还有一株，两株，很多株，不过，都不及它白得通透，白得无暇，白得清新脱俗。又或者，倘若认定了的，眼里、心里便再无其他。正如世间百媚千红，或淡如霜菊，或寂如青花，或暖如阳葵，就是这池中亦是莲媛三千，而我独爱这株白莲。爱它的纯其外、洁其内，爱它的不妖不媚、水心柔骨，也心疼它莲心的苦。

曾因爱莲，而拍过一套写真，一直被我视作珍宝。我将它们放在床头柜里，时不时地便会翻看。一袭素雅的轻纱，一头及腰的秀发，一池幽碧的叶与出尘的花。我还专门买了莲花封皮的大影集，每去过一个地方，便会拍下好多好多的照片，然后精挑细选几张冲洗出来。收集起来，以此珍藏最美的年华。

想着，一个女子，若是没有骨子里散发出来的优雅，便保持一颗如莲般纯净的心吧。如此，即便身处世俗的欲壑里，也能拥有一双不谙世事的澄澈的眼，守住心灵的一亩田。

我深信，种下一枚干净种子，便能开出一朵清丽的莲。

整胖娃娃去”，妻子背过去假装和我生气。我躺车上笑，惊得马也慢下了步子，扭头回来瞅。“嗷嘤吁喔”，咯噔，马站住了。妻子问，咋回事呀，马咋不走了呢？笑够了告诉她，嗷嘤吁喔，是驾驭马的四种口令，嘤，是站住的意思，驾，是走的意思，吁，是往里走，喔，是拐弯儿。四种口令同时发，马不知道迈哪条腿了。马停在旷野里喘着白汽，妻子嗔怪地吐着白汽，我，呵呵笑着，透过自己吐出的白汽看她们。

年年儿开春儿队里活儿忙，爹妈没时间又回园子。母亲领着大哥大姐去南沟里割柴，拽回家埋在房前屋后，搭起一个园子架。防牛马防不了鸡，大公鸡领着妻妾儿女从缝里来回钻，刨种子啄秧苗。小秧棵栽了一遍又一遍，豆角白菜种了一茬又一茬。

二哥小时候天天坐当院撵鸡。二哥看着鸡，鸡也看着二哥。刚把鸡撵走，跑屋喝水的空当，鸡杀了个回马枪，破了围子的土匪一般冲进园子啄刨。二哥赶紧跑出屋撵。急忙赶来的母亲，站高处张开双臂，学老鹰扑小鸡的姿势边喊边驱，隔墙作势要往园子里扔东西，鬼精的大公鸡爹开翅，领着母鸡们跑开了。

二哥长大以后开始又土墙，干泥拌上糞草，一叉一叉堆起的墙头截住了偷吃的嘴，饥荒年月，其他的嘴都是人嘴的敌人。

分田单干以后，家里拴了马车。二哥去铁匠炉打了铁钎和撬杠，打石头砌园子。去北山石头坑子。
撬下来的石头扔二道坎，堆多了再顺着石磴上来，蹠着土坎把石头扔到坑外。土墙扒掉，砌起来一米多高的石头墙，墙帽插上木杈子。

回乡信步走到大街上闲看，各家各户院墙一色红砖扣帽，铁大门挂在高高的门垛上。外甥告诉我，这院墙是村上给砌的。

村里给砌的院墙也就一米多高，连个护栏网都没安，公鸡母鸡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咋回事？这般矮，能防住鸡了？”问二嫂。二嫂笑笑：“鸡都吃胖了，飞不动。”

夏天，园子里的苗可秧长。黄瓜茄子顶着花结，豆角蔓爬上墙，倭瓜秧将身子探墙外，活生生把个嫩嫩的小傻瓜生在了墙头上。

母亲拄着拐棍儿站在院子里，拽我的衣角，笑盈盈的手指蹲在墙头上的小傻瓜给我看。

絮
语
怀

夏蝉

自幼在乡野长大，上树掏过鸟，也下河摸过虾，而真正与蝉相遇，却是去年夏天的事。

那是一个雨后的清晨，我与好友相邀去登凤凰山。凤凰山，是东北佛教圣地。尽管是清晨，尽管是雨后，登顶后还是大汗淋漓。这个时候，突然一阵蝉鸣传来。寻声而去，在护栏的外侧，贴近悬崖峭壁的地方，生着一棵老树，在老树苍劲的枝丫间，趴着一只蝉。我小心翼翼地靠近，生怕惊跑了它。但当我的手指触碰到它的时候，它也丝毫没有躲避的意思。我想，它定是每日听梵音，熏香火，眼里看的、心中念的，都是至善至美吧。那一刻，突然就被它感动了。

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中，它有很多好听的别称，比如：蜩或蝉。《卫风·硕人》里有“螾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描写；《幽风·七月》里有“四月秀兮，五月鸣蜩”的记载。但在北方，我们都亲切地称它为“知了”。

它是夏日里最高雅的歌者。它栖息于高枝，餐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短暂的生命，并不能冲淡它对自然的感恩。它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不舍昼夜地鸣唱；有的开怀高歌，如行云流水；有的浅唱低吟，似弄琴抚琴；有的时断时续，像远方竹笛……蝉声织成一张密集的网，散布在夏天的每一个角落。内心浮躁之人，听到的是聒噪；心里有一份海的人，听到的是美妙的天籁之音！

聆听蝉鸣，生活便多了一份禅意。专注一境，内心便有了对生命的释解和思索。

诗
散
文

钟南山传

□赵云东

庚子甫临，武汉肺炎。纷乱之时，有八十四岁老翁钟氏南山者，征衣犹振作，逆风赴龙潭！查重症患者，下科学论断：此疫可人间传播，封城当速做决断。武汉乃英雄城市，举国可共克时艰！其言斩钉截铁，其泪动地感天！由是矣，中枢举纲拍板，号令封城驰援。举措渐入正轨，百姓稍得心安。前溯十七载，“非典”肆虐，亦是钟氏，首言实情，首克其难。“凡重症者，皆转我院”，九鼎之言，耳畔回旋。

钟氏南山者，博士学位，院士头衔，已然功成名就，桃李遍天。缘何亦九死而不悔，独不惜舍怡弄孙，颐养天年？有道是：英雄本色，何惧沧海激荡，赤子之心，可将日月横批！爱国根脉，培育家国情愫；家风肃

穆，养得正气浩然。其父杏林泰斗，其母创办医院。家训仅两条，神圣定方圆：一则曰执着永远，一则曰实在谨严。曾聆父训：“治病救人，医者本分”。又问其父：医德者何也？答曰“简单用药，廉价安全”。其父临终，尝留遗言：“不开追悼会，免耗他人时间”。务仁术而求真理，钟门之传统；作良医而怀大德，世间之美谈！

嗷呼嗷，华夏民族多灾多难，民临危，幸有多少如钟南山者，赴汤蹈火！国有难，幸有多少如钟南山者，力挽狂澜！嗷呼嗷，国有壮士，中华不灭，前仆后继，薪火相传！

诗而赞之曰：医者国士，名垂史册，钟鸣海岳，寿比南山！



晨曦

汤青 摄

纳凉小记

□沈庆保

以前的乡村，尽管没有通电，炎炎夏日里我们自有纳凉的法子。

首先在饮食上动点心思。清热败火绿豆汤无论如何不可或缺。再就是打起井的主意。比如，用井水浸西瓜，或将晚上吃剩的菜统统放到竹篮子里，在提梁系根绳子，然后放到井里离水面半公尺的地方。这样一来，水井就是一个简易的冰箱了。

晴耕雨读，读书照样能够收获一份来自心底的清凉。只是，有书可读的人家不多，能静下心来读书的孩子更不多。所以，夜晚乘凉就成了避暑的关键。短暂的纳凉，首选桥头，有风，有月，有粼粼的波光和水草的腥味，以及如约而来的凉风。酷暑难耐，露宿便成为三伏天的最佳选择。露宿，没有比河岸边打麦场更好的场所了。这时，粮入仓、草归垛，场显得更为宽敞、光洁、通风、透亮。不妨选在那一排高高的杨树下来，遮住露水，且有凉风阵阵吹来，叶子便哗哗啦啦作响。地，早已用大扫帚扫净，然后挨个儿铺开凉席或草苫子。感觉热了，就跳到水里泡上一阵子，再上岸，当然还得凉气裹身，暑意顿消。当然，还不忘燃起艾草绳，熏得蚊子头昏脑涨睡不着热。

乐而忘热，是孩子们的天性。红日西坠，蜻蜓汇聚在打麦场上空且越飞越低，我和小伙伴们就拖着大扫帚赶了过来。蜻蜓真多，一扑一大把，双手闲不

着，只好将捉到的蜻蜓翅膀叠放在一起含在嘴里。大伙对蜻蜓也不怎么珍惜，挑上几只，掐掉它们的部分尾巴，然后插根草杆一一放飞，看它们耷拉着身子飞不远。玩够了就用它们来喂鸡。

忙完这一切，夜幕即将降临。我们急忙去寻教书的“眼镜哥”，主动帮他端茶缸、扛席卷，簇拥着他迤邐而来。只因他熟读《三国演义》，肚子里有讲不完的故事。等到年龄稍大，睡前，就结伴去街上看电影、看电视。选择街道上熟悉的一家，我们默契拉着拖鞋而去。若有主人预备好的凳子就坐，不用客气，没有，就将拖鞋脱下，席地而坐。去时，往往要回忆昨晚所播的内容，免得接不上茬。回来路上，乃至睡到了凉席上，满脑子仍是电视剧。

回到露宿之处，我们静坐或躺卧，唠嗑累了，干脆停下来仰望星空，静候“牛郎织女”“封神演义”等神话和传说次第登场，明知它们均为虚幻，却感觉这一切离尘世并不遥远。于是，那夜之梦便是多彩的了。我甚至奢望，附近的草丛里最好有几只勤劳的蟋蟀，水塘里潜伏着不甘寂寞的青蛙，好让我枕着虫声蛙鸣，还有那几声犬吠，在月白风清中渐入佳境。

就这样，不知不觉熬过了这苦夏，转眼间迎来了一季清秋。

炊
乡
烟
土

北
国
风
光